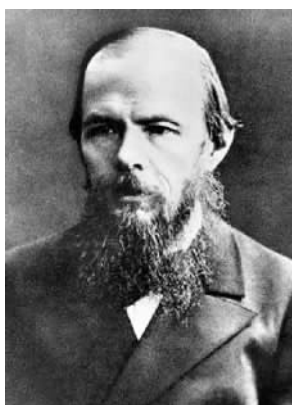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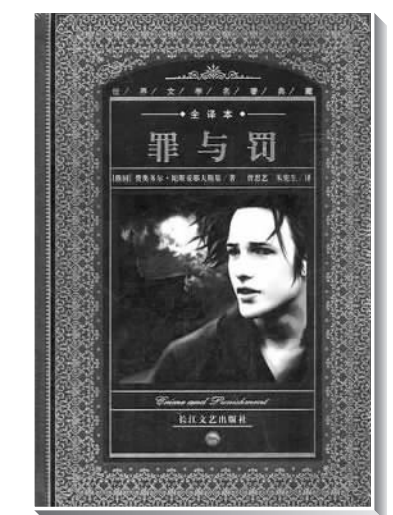
我看陀思妥耶夫斯基

雪 漠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他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也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有人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陀氏作品在中国的汉译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逐渐成熟深入，40年代翻译的坐标体系基本形成。陀氏的作品深刻影响了五四新文学之后中国文人的心理情结与文学表达。



我闭关的多年里，案头总放着两个大作家的书，一个是托尔斯泰，另一个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后者，我会更爱一些。虽然



陀氏的小说因有失分寸感而招致世人的褒贬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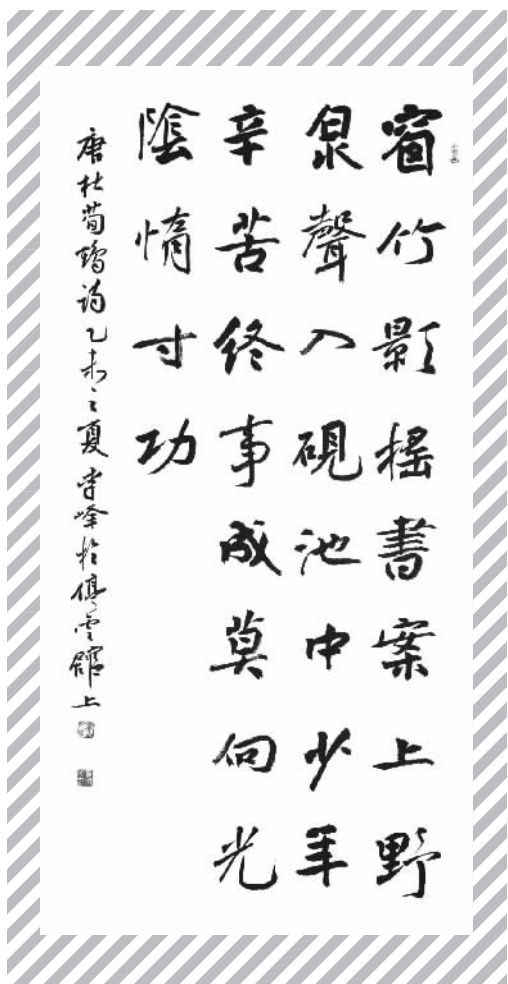
我读的第一部陀氏作品是《罪与罚》，当下我就震惊了。陀氏的作品虽写于上百年前，但即便是现在看来，仍有一种先锋的味道，不像巴尔扎克那样，显得有些笨，有些过时。陀氏小说中充满了过去、当下各小说流派的许多元素，比如意识流、存在主义等。好些文学和哲学流派，总是把陀氏当成自己的鼻祖。后来流行于世界的文化文学思潮中，有许多源头能追溯到陀氏那儿。

陀氏的小说最让我震撼的，是他对灵魂的拷问——那真是在拷问。高尔基说，除了莎士比亚，陀氏的深刻程度是无人能比的。但在我看来，莎士比亚对灵魂的拷问程度，似乎还没达到陀氏的深度。这也许是戏剧不能像小说那样尽兴的原因吧。陀氏对复杂人性的把握是无与伦比的，他在灵魂说述的层面，不像是一个有着肉体的人，而更像是无数个灵魂本身。而写作中的他，仅仅是灵魂们暂时的载体。

陀氏的写作是一种天才的、疯狂的倾诉。那种倾诉不像是从笔尖流出的，更像是把你扯进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在那里直接跟其人交流。但即使你直接用自己的心、直接用自己的眼睛跟一个活生生的人交流，也很难达到陀氏的那种细腻程度。陀氏是把他的心和眼睛连在了一起，全都剖开，塞进你的心里。所以，一切都是鲜活的。

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少年辛苦终事成，莫向光阴惰寸功。

——唐·杜荀鹤《题弟侄书堂》李 峰书



我看的第二部陀氏小说是《白痴》。看它时，我入迷了，时不时会有种揪心和窒息的感觉。可惜的是，陀氏在这部小说中没有节制，结尾让我很失望，要是剪裁一下会更好。剪裁不当是陀氏很多小说的毛病，托尔

斯泰说他没有分寸感。就因为这一点，他的作品很难传世。但后来，陀氏不但传世了，还传得跟老托一样厉害。在世界文学史上，你很难说这两人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他们二人各有所长，双峰并立，全都气象非凡，难分高下。当然，到了那个境界，也不用分高下的。而因为境界相若，他们可以互相欣赏对方的风景。对陀氏，托尔斯泰是又爱又“恨”，有时会脱口而出地赞不绝口，有时会否定他那些没有分寸的絮叨。这两人虽然一生里没有见过面，却是能真正用灵魂沟通的朋友。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也能感觉到他们彼此的影响。



对陀氏的不剪裁，很多作家也有不满，屠格涅夫就是其中一个。他称陀氏的《少年》为“痼疾”，意思是红的白的一塌糊涂，虽然恶毒，但至少说出了一点意思。不过，陀氏的成



会有很多废话，但怪的是，要是你删去了那些废话，文本就不再是陀氏的风格了。就是在那种絮叨里，陀氏活了过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小说创作中，作家的声音非常重要。许多时候，那声音就是作家的风格。有自己声音的作家并不多。很多作家的声音都是跟着主题变化的，这样的作家当然算不上大作家。大作家必须有自己的“气”。

了解陀氏生活处境的人，一般是不会怪他剪裁不当的。因为，陀氏的

就比屠格涅夫高。屠格涅夫的作品非常精致，但精致也会伤害文学本身。有时候，没有复杂，没有决堤而出的激情，就没有伟大。所以，只要人格伟大，即使唠叨一些，也不影响作品的伟大。我读过的书中，佛陀是最唠叨的。不信，你可以看《大般若经》，那里面在一遍遍重复着差不多的内容。因为佛陀讲法的时候，不是一天，有时会是很多天。每有新来的人，他就会把讲过的内容再重复一遍。但那重复和唠叨同样不影响佛陀的伟大。陀氏的作品亦然，我们读它时，虽然看不出多少精致来，但总能听到陀氏的声音。而他那独有的声音，就承载了他的伟大。

陀氏具代表性的作品，我基本看全了，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少年》《死屋手记》《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作家日记》的部分。我对他的整个印象，是既震撼又惋惜——为那种泥沙俱下而惋惜。只是这点瑕疵不能掩盖他的好，他好的那部分实在是太好了，在世界文学中几乎无人可比。那是一种喷涌而出的天才和智慧，充盈着一种神秘的力量，非人力所能左右。我相信，他写作的时候，真会有种魔鬼附体的感觉。也许，那时的他仅仅是某种力量的出口，他的体内真的有一种了不起的天才和激情。



有时我想，要是他像托尔斯泰希望的那样有分寸感的话，我们看到的或许就是另一个陀氏了。那个“陀氏”，或许不会有这个陀氏这样精彩。

（作者为甘肃省作协副主席）

泪流满面地看完彭学明的散文《娘》（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它不仅是一本文笔优美、情深款款、歌颂母爱的书，更是一场透骨深刻的孝亲反思——儿女怎样才能更好地善待父母、珍惜父母、孝顺父母？全书从父亲抛弃母亲和自己写起，情真意切地描述娘为了保全抚育孩子，在湘西大山深处遭遇的屈辱和苦难，深刻解剖反思儿子对娘的伤害与摧残，以朴实真挚的文字歌颂了娘百折不挠的顽强与坚韧、如山似水的博大与善良、穷且益坚的乐观与豁达。



彭学明是个才子，在高中时，他喜欢上一个女同学，却因家境贫困，与女生门不当户不对，未能获得爱情。他对母亲的憎恨由此而起：“当我爱一个人而感到没有资格时，我对我的家庭又增加了一份厌倦，对娘又增加了一种埋怨……”慢慢地，他不再回家，即使见到娘也经常咆哮如雷、恶语相向。他已经忘记娘为了他有尊严地活着，一次又一次结束不幸的婚姻，忘记娘如何在冰天雪地中为他寻找口粮让他存活。他只记得为了让自己更体面地活着，曾经在青春叛逆期在娘的脖子上架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刀。

彭学明大学毕业后获得稳定体面的工作，并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将母亲接到城里同住，以为这就是对母亲最好的爱。他每天奔波劳碌为底层百姓谋取福利，而娘却被困在小小的套房，无人倾诉、无人说话，于是，跟着朋友的娘去摆摊时，他对娘大发雷霆，认为娘丢了他的面子；当娘时常牵挂家里的几亩地、要常回家看看时，他自作主张将娘花了一生血泪的小房子卖掉，以断娘回家的念想；当他谈恋爱后，在女友家日夜幸福地恩爱时，却不回不回在咫尺的家一次半回，甚至婚姻大事也只是跟岳父岳母商量，而不允许娘出席……

《娘》书中儿子对母亲的种种伤害，其实是这个社会的某种真实写照。我们都貌似孝顺，将自己所思所想自以为是、不顾一切地强加到父母身上。当有一天蓦然回首，才知道我们对父母的伤害已经渗透骨髓。父母需要的并不多，无非是有点精神寄托、有个人说说心里话、儿女常回家看看……然而于欲养而亲不待，子欲孝而亲不在，一切悔之晚矣。

现在，我经常回家面带笑容地听爹娘没完没了的叨唠，笨手笨脚地抢着帮忙做家务，以前所未有的耐心陪他们看粤剧……“都说有一种能够飞翔的无脚鸟，因为没脚而无处停歇，不能歇息，只能一直不停地在空中飞。无脚鸟一辈子只能落地一次，那就是死的时候”，而我们的父母都是一只为儿女飞了一辈子没有停歇、无处停歇、不肯停歇的无脚鸟。

一场孝亲的反思

郭红霞

在爷爷的指导下，爸爸、叔叔、4个姑姑，还有矮小瘦弱的我，开始光明正大地接触这些古朴厚重的书了。《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百家姓》……祖孙三代围着那土里土气的“书架”，拼命吸吮知识的甘露。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一句又一句顿挫的句子，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充实着我们的生活，生活虽拮据，精气神却很高。后来，叔叔和姑姑相继考上了大学，其他3个姑姑考上了中专，爸爸以优异的成绩被一家国有钢铁企业录取。后来，大姑成了一家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二姑成了大学中文系教师，叔叔进了县文教局，幼小的我获得了全国作文比赛二等奖。



孟子是孔子后人子思的门生，其生卒年代和庄子应当差不多。这两个大学者的家乡相距不很远，孟子在山东的邹县，庄子在河南的商丘，相距百余里，彼此却声气不闻，双方在文章里都未曾提及对方，这件事成为史学家研究的课题。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最后，他退居讲学，和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中国的儒者将孔子看成圣人，把孟子看成亚圣。历代帝王几乎都将孔子视为无可挑剔的圣人（造反时期除外），但对孟子，总觉得味道有点别扭，不得不爱，又不敢甚爱。明朝的朱元璋坐上龙廷后开始重视圣贤教育，他推崇孔孟，但又特别嘱咐校订私塾教材的文人，必得将《孟子》中的一些话删除，决不能照搬其文本。

既然如此，何不索性将孟子排除在圣贤之外呢？这也许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孟子的性善论，一是他的民本思想。这里说孟子主张性善论，是和荀子的“人性本恶”相对而言的。孟子认为人性本是善的，因了后来的不良教育及社会熏染而变坏了；荀子认为人性本是恶的，但通过教育和觉悟可以走向善。两人都是从人性出发，其价值取向也都是让人培养和保持善和美，但切入点不同。

孟子主张仁政，是基于他的民本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帝王高于一切的时代说出这样的话，真可谓振聋发聩，千古不朽！（《孟子·离娄》中还有一句话：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这里，孟子大声说出他的民本思想，将“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的主张痛快淋漓地讲了出来。由此可知孟子的伟大，也明白了帝王的用心所在：人性善，所以不作恶，不反抗，不做偏激的事情；至于以民为本，则只有“民”喜欢，帝王听了却深恶痛绝。

然而，深入人心的儒学思想岂是皇帝的一纸命令所能删除的？孟子的民本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我们过去的教科书将孟子说成唯心主义者，是说孟子的人性善具有一定的虚妄性——既然人的本性是善的，为什么世上还有那么多恶行呢？要激发和鼓励人性中的善，该如何克制、化解、惩罚恶行？单凭教育能奏效吗？

从《孟子》里，我们看到一位比孔子更雄辩、更有激情的达人。作为写作者，我更看重孟子文章的气势雄伟、是非鲜明、开阖有致。读者一旦进入了他的逻辑，便得享受他那铺张扬厉、纵横恣肆、步步紧逼的文风，几乎没有辩驳的机会。孟子胸中似有万千典故和比喻，善于以事例、比喻和寓言进行论辩说理，并因此生出珠玉落盘般的美好句子来。孟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散文家。

在40多年前那穷困的小山村，我家算得上书香门第。家里数百册或厚或薄、或大或小的书，大都是爷爷新中国成立前购置的，不少已绝版，有价无市。那些书，村里隔三岔五“清毒草”，我们家成了“重点关注对象”。爷爷提心吊胆、绞尽脑汁，把书藏在红薯窖、驴圈里、屋檐上，在茅房的墙上凿个藏书洞，甚至干脆把书背到山里挖个坑埋了。

无数个深夜，爷爷将大门拴上、房门关紧、窗子堵了，点亮昏黄的油灯，教我们读书识字。为保险起见，读书的声音小之又小，还得有一人在院子里放哨，防止外人窥视窃听，“揪辫子”。

改革开放后，一册册尘封的书堂而皇之地钻出来重见天日了，可总不能把它们毫无章法地摆到桌上。

在爷爷的指导下，爸爸、叔叔、4个姑姑，还有矮小瘦弱的我，开始光明正大地接触这些古朴厚重的书了。《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百家姓》……祖孙三代围着那土里土气的“书架”，拼命吸吮知识的甘露。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一句又一句顿挫的句子，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充实着我们的生活，生活虽拮据，精气神却很高。后来，叔叔和姑姑相继考上了大学，其他3个姑姑考上了中专，爸爸以优异的成绩被一家国有钢铁企业录取。后来，大姑成了一家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二姑成了大学中文系教师，叔叔进了县文教局，幼小的我获得了全国作文比赛二等奖。



江志强

格格不入。不仅如此，我和家人都有一种感觉，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多，读的却越来越少了。以前，有事没事就站在书架前，端详、抚摸、虔诚地翻阅着书，从中吸取知识的力量，请教人生的困惑，像是面对挚诚的朋友，彼此间进行着无声的交流。可现在呢，书却成了一种摆设，成了装点门面的普通物品，特别是那些家传的旧书，像一个沉睡的智者，不知何时才能被唤醒。

清明时节，我和长辈们聚在一起祭奠爷爷，将自己的这份困惑告知了他们，没想到他们竟然与我感同身受。为此，我们商定，每年清明时节，都要向爷爷汇报一年来的读书情况，交流读书心得，将曾经纯粹的读书氛围重新营造起来，让书香浸润心田，滋养人生……

让帝王又爱又恨的《孟子》

王兆军